



第六屆粵語討論會

THE SIXTH WORKSHOP ON CANTONESE

日期：2007年4月1日（星期日）

地點：香港城市大學教學樓 Y5-206 室（黃區五樓）

主題：粵語副詞研究：從共時與歷時語法出發

時間	講者	題目
13:30*	林華勇 華南師範大學	現代漢語副詞與助詞共現的語義考察 --- 以廣州、廉江粵語的時間副詞和體貌助詞為例
14:05	片岡新 香港中文大學	後置副詞、補語、還是體貌標誌？ --- 對早期粵語“V+緊”的一些想法
14:40	歐陽偉豪 香港中文大學	粵語動詞後置成份移至標補短語的可能
15:15-15:30	茶點 Coffee Break	
15:30	張慶文、劉慧娟 香港理工大學、香港城市大學	“仲…添”真的親如一家嗎？--- 從粵語的“仲”談起
16:05	Peppina LEE Po-Lun and PAN Haihua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Cantonese Sentence Final Particle <i>tim1</i> ‘add’ as a Comparative Particle --- A comparative study among comparative particles, additive particles and scalar particles
16:40	鄧思穎 香港理工大學	為甚麼問“乜”
17:15	討論環節 Open Discussion	
17:35	總評 Closing Remarks	

* 每篇論文的報告時間為二十分鐘，之後有十五分鐘發問和討論。



現代漢語副詞與助詞共現的語義考察 ---- 以廣州、廉江粵語的時間副詞和體貌助詞為例

林華勇
華南師範大學

不同語義小類的副詞的共現順序 (co-occurrence) 是有規律的，同樣，副詞與其他詞類的搭配也具有選擇性。前者如張誼生 (2000)、袁毓林 (2004) 試圖對副詞的一般共現順序和變序做出語義、認知等方面的解釋，後者如史金生 (2002) 根據“逐漸”義副詞與動詞的組合差異將動詞進一步劃分小類。不同類別副詞的共現順序、副詞與謂詞等搭配的選擇性都與相關詞類的語義有關。

邵敬敏 (1997) 提出“語義一致性原則”，“即兩個詞語如果能夠組合成一個語言結構，那麼，它們必定具有某個或某些相同的語義特徵”。“語義一致性原則”原指直接組合成分之間遵循的原則。然而，副詞和體貌助詞（僅限於附著在謂詞之後的體貌形式）分別在謂詞的一前一後，它們的層次關係大致是：

[副詞 + [謂詞 + 體貌助詞]]

副詞和體貌助詞之間不是直接組合關係，它們不在一個層次上。那麼，這種跨越層次共現（或稱搭配）的非直接組合成分是否在語義上也具有一致性？如果存在語義一致性，那麼，此一致性與直接組合成分的語義一致性有何分別？

本文以廣州、廉江粵語的時間副詞和體貌助詞為考察對象，對現代漢語共時平面上的副詞和體貌助詞的語義小類問題，以及跨層次成分共現是否存在語義一致性的問題進行討論。主要部分如下：(一) 考察範圍及其類別；(二) 廣州、廉江粵語的時間副詞與體貌助詞；(三) 擴大至句末助詞的考察；(四) 副詞和體貌虛成分共現的語義問題。

本文將廣州、廉江兩地粵語的時間副詞分為先時、同時和後時時間副詞，把體貌助詞分為完整體和非完整體。分類初步列舉如下：

【廣州】先時：啱，啱啱，事先，卒之，曾經，從來；同時：正話₁，一路，不溜，喺度 / 響度，仲，一齊；後時：正話₂，即刻，連隨，跟手，又 / 又試，再，就，就嚟

【廉江】先時：啱，啱啱，正₁ / 正正，早就，預先；同時：一直，從來，在呢 / 走呢，□ [en³⁵] (還)，一齊；後時：跟輪，跟尾 / 跟倒尾，正，即刻，就

【廣州】完整體：咗，過₁；非完整體：緊，住，起上嚟 / 起 / 起身，開，落去，過₂，先

【廉江】完整體：□ [te²¹] (了)，過₁；非完整體：起身，過₂，倒，頭先、落去

初步的考察結果顯示：第一，不是上述所有時間副詞都能與體貌助詞共現，這一點說明時間副詞與體貌助詞的共現具有選擇性。第二，時間副詞和體貌助詞的語義是否搭配、相容是它們共現的基礎。此時，語義一致性表現為 ---- 時間副詞和體貌助詞的語義相互融合，不互為排斥；副詞的轄域越大，其語義融合度及共現範圍就越大越寬，

如廣州話的“卒之”(終於)。即使把表體貌意義的句末助詞也納入我們的考察範圍，也會得到上述類似的調查結果。本文的討論表明，語義的作用貫穿於整個句子，而不僅僅是某個直接組合成分或結構。透過時間副詞和體貌助詞共現的語義考察，我們可以進一步認識到語義在句法系統中的重要性，語法研究中的語義因素的作用應多方位、多角度進行把握。



後置副詞、補語、還是體貌標誌？ ---- 對早期粵語“V+緊”的一些想法

片岡新
香港中文大學

我曾經在不同的場合上通過早期粵語材料的分析討論過粵語進行體貌“V+緊”可能來自“V+近+處所詞”這個想法。在漢語的歷史中，述補結構經過重新分析，產生體貌標誌的例子非常多，因此粵語進行體貌“V+緊”來自述補結構也不足為奇。但是當時我還沒對早期語料的另一種“V+緊”進行分析。此“V+緊”出現在這樣的句子中：“朝煙遮緊日頭” (Bonney 1856)，而作者的英文翻譯是“the morning mist *completely* covers up the Sun”。在英語翻譯中作者似乎把“緊”翻成副詞的 *completely*。但從現代粵語的角度來看，此“V+緊”也可以認為有持續意義，用法接近“V+住”。此格式究竟怎麼解釋才合適呢？

楊永龍 (2005) 認為漢語的“穩緊義”形容詞在述補結構中通過語法化會演變成持續體助詞，比如漢語史上表持續的“V+定”。他也討論許多方言當中的例子，包括粵語的“V+實”和“V+緊”。蔣紹愚 (2004) 觀察到先秦、兩漢的“盡+V”後來演變成“V+盡”，還有漢代的“誤+V”，到唐代先替換成“錯+V”，然後產生“V+錯”。他認為這些例子顯示出結構從“右中心” (right headed) 變為“左中心” (left headed)。用傳統的術語來說，這是“狀中結構”變成“述補結構”的演變。漢語東南方言的語序往往跟北方話不同。劉丹青 (2000, 2007) 認為漢語語法術語“補語”是從句子中位置考慮的術語，像粵語那樣會有後置副詞狀語的方言來說，此名稱不太合適。

本報告討論的是，早期粵語的“V緊”可能有兩個來源：一個是“V+近+處所詞”，還有一個是“V+後置副詞“緊””。

參考文獻

- Bonney, S.W. 1854. *A Vocabulary with Colloquial Phrases, of the Canton Dialect*. Canton: The Office of the Chinese Repository.
- 蔣紹愚. 2004. 〈從“盡 V—V 盡”和“誤 V/錯 V—V 錯”看述補結構的形式〉，《語言暨語言學》5.3: 559-581。
- 劉丹青. 2000. 〈粵語句法的類型學特點〉，《亞太語文教育學報》3.2: 1-29。
- 劉丹青. 2006. 〈語法術語的象似性及其利弊〉，宣讀於“東亞語言比較國際研討會”。
- 楊永龍. 2005. 〈從穩緊義形容詞到持續體助詞〉，《中國語文》5: 208-417。



粵語動詞後置成份移至標補短語的可能

歐陽偉豪
香港中文大學

漢語因為不像英語般有 *that*、*whether* 這些明顯的標補語，所以較難清楚確定哪些成份佔據標補短語—CP。廣為人知的就是句末助詞，較隱晦的結構就是疑問句、小小句 (*small clause*) 等，當中需要一些抽象的移動把相關詞類提升至 CP 來產生這些結構。在粵語裏，有研究顯示起始助詞因着指示功能和相關的情態意義而必須跟某些句末助詞緊密相連，所以便建議起始助詞也跟句末助詞一樣處於 CP 的位置。本文試藉着兩組動詞後置成份的材料，探討粵語動詞提升至 CP 的可能性。

首先，一些接近句末的後置成份，我們叫作“句末前置副詞”，如：‘定、得、嘍’，請看：

- (1) 兩位做官嘅定嘞。(兩位一定是做官的。)
- (2) 你俾我上馬得架。(你讓我上馬吧。)
- (3) 食少啲嘍啦。(唯有少吃一點吧。)

它們與句末助詞在語意上、句法上的關係緊密，因此“動詞一定 / 得 / 嘍”提升至 CP 那裏進行某些特徵的核查，如：情態特徵。剛巧，句末助詞也是處於 CP 的，所以這些句末前置副詞與句末助詞有緊密的連繫了。

另一組的語料是體貌詞尾“開、住、得”。它們有個特殊的用法，就是一定要跟另一個小句結合才成爲完整的句子，如：

- (4) 你炒開啲菜 [就蒸埋條魚]。(你開始炒這些菜的時候才蒸這尾魚。)
- (5) 我唱住歌 [跳舞]。(我在唱著歌的時候便跳著舞。)
- (6) 佢燙得啲衫 [你就炒好碟牛肉]。(他燙好這些衣服的時候你便把那碟牛肉炒好了。)

故此，三個詞尾所身處的小句可以視爲從屬小句。這些從屬小句到底如何藉體貌詞尾開展出來呢？這些詞尾有可能移至 CP 嗎？

本文希望憑着上述兩類不同的後置成份：句末前置副詞、體貌詞尾，來推敲粵語如何把 CP 的特點體現出來。



“仲…添”真的親如一家嗎？

---- 從粵語的“仲”談起*

張慶文 劉慧娟
香港理工大學 香港城市大學

本文從粵語的“仲”入手來研究“仲…添”這一語言現象。從語義上來看，“仲”在粵語中可以表示五種不同的意義：加合意義、持續意義、等級意義、剩餘意義以及反詰意義，這些不同的“仲”在句法表現和語義要求上也各不相同。“添”只能與表示加合意義的“仲₁”共現，但這並不是說，“添”也能夠表示加合意義。通過測試，我們發現“添”本身並不表示加合意義，就它的性質而言，它只是一個附著在表示加合意義的句子之後的語氣詞，而不是一個後置副詞，與句子的內部成分無關，因此，我們認為“仲…添”並非一個非連續成分。根據 Rizzi (2004) 的分裂標補短語假設 (split CP hypothesis)，我們認為“添”在句法結構上應該位於分裂 CP 較下層的的位置，它的上面還可以有表示其他意義的語氣詞；表示加合意義的“仲”在句法上位於 I' 附接語 (adjunct) 的位置，對它轄域 (scope) 內的情態動詞、謂語、述語、方式狀語、賓語、補語等進行成分統領 (C-command)。

* 本文所指的粵語是香港粵語，所用語言學術語的翻譯基本參考沈家煊譯《現代語言學詞典》(克里斯特爾編)。在本文的寫作過程中，承蒙以下各位對語料進行正誤判斷：(按照漢語拼音序) 傅紅岩、黃振榮及蕭月嫦，特此致謝。



Cantonese Sentence Final Particle *tim1* 'add' as a Comparative Particle --- A comparative study among comparative particles, additive particles and scalar particles

Peppina LEE Po-Lun and PAN Haihua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Cantonese has a rich repertoire of sentence-final particles (SFP), a feature not shared by Mandarin, as Mandarin only has 7 SFPs, while Cantonese has around 30 basic SFPs, if SFPs, differing in tones, are counted as distinct particles (cf. Matthews & Yip (henceforth M&Y 1994) and Kwok (1984)). Moreover, Cantonese SFPs are likely to combine with one another to form compounds, while combination of SFPs is not likely in Mandarin except for *le₂*.

In this paper, we will investigate the semantics of Cantonese SFP *tim1* as a comparative particle. *Tim1*, as a SFP, is argued to be an element postposed from the preverbal position to the sentence-final position (cf. Cheung 1972), having a meaning of “in addition to”, on a par with its preverbal counterpart. Upon closer examination, we will instead argue that the basic semantics of *tim1* is as a comparative particle marking an increase in degree or quantity denoted by the predicate in question. Based on such a semantics of *tim1*, we will claim that (i) *tim1* is not a pure additive particle, indicating that the meaning of “in addition to” can at most be its derived meaning but not its basic semantics; and (ii) as a comparative particle marking an increase in quantity or degree, *tim1* (a) requires its co-occurring predicate either denote or be able to trigger an increase in quantity or degree, and (b) triggers a presupposition of the presence of a contrasting situation, such that the situations in question can be related for comparison.

Secondly, as a comparative particle, *tim1* and additive particles like “also” and scalar particles like “even”, share a common property that their meanings are related to “in addition to” in the sense that “even” and “also” lexically triggers an additive meaning while the additive meaning of *tim1* is derived from its basic semantics as a comparative particle. However, we argue that these three kinds of particles in fact differ from one another significantly, and have to be distinguished semantically. In the case of additive particles like “also”, what is involved is a simple addition and what is added is either an argument or a predicate, with no particular requirement on the addition in question; in the case of scalar additive particles like “even”, although what is added is still either an argument or a predicate, they require the items to be added to the extremes of a scale; and in the case of comparative particles like *tim1*, they behave neither like the additive particle nor like the scalar additive particle but in between the two, as unlike “also”, they impose a selectional restriction on its co-occurring predicate and requires its predicates to mark an increase in degree or quantity, but unlike “even”, such an increase needs not to the extremes.



為甚麼問“乜”

鄧思穎
香港理工大學

粵語的疑問代詞“乜”(mat1)，可以用來問事物，例如 (1)，也可以用來問原因，例如 (2)。至於詢問原因的“乜”，它的用法跟疑問代詞“點解”(爲甚麼)相似，例如 (3)。此外，這個“乜”往往跟一個句末助詞一起出現，例如 (2) 的“嘅”(ge2)。如果沒有這個句末助詞，例如 (4)，接受度比較差。有文獻認爲“嘅”是一個疑問句末助詞，用來詢問原因(饒秉才等 1981, 梁仲森 2005 等)。在這篇文章裏，我們討論的重點是詢問原因的“乜”，以及它跟其他意義接近的成分之間的關係。

我們論證“乜”並不是從例子 (5) 的“做乜”省略過來，“乜”和“做乜”不能自由變換。此外，我們詳細討論“乜”的語法特點，包括它的詞序、語義要求，以及比較了“乜”和“點解”的差異。根據“乜”的語法特點，我們認爲：一、“乜”是一個副詞性成份，句法上位於附接語的位置，用來修飾語氣助詞(例如“嘅”)，加強疑問語氣。二、“乜”和語氣助詞只在根句出現，不能在嵌套句內出現。三、“乜”字句有敘實性(factivity)的要求。如果本文對粵語“乜”字句的分析是正確的話，在語言類型學研究方面應該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 (1) 你想食乜?(你想吃甚麼?)
- (2) 乜你有去嘅?(幹嗎你沒去?)
- (3) 點解你有去嘅?(爲甚麼你沒去?)
- (4) ??乜你有去?
- (5) 做乜你有去嘅?